

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胡厚宣

第四冊 目錄

殷代卜龜之來源

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

釋其

廈門大學所藏甲骨文字

讀曾穀公君殷虛書契續編校記

甲骨文發現之歷史及其材料之統計

引用甲骨文材料簡名表

殷代卜龜之來源

一
考古代以甲骨占事之俗，果起於何時，此在今日尚不易與以合理的解決。惟就目前所已發現之史料言，則在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分布極廣之彩陶文化遺址中，尚毫無線索可尋。直至其後在黑陶文化遺址中，始有極普遍之卜骨發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已發掘之黑陶文化遺址，如山東歷城縣之城子崖、河南安陽縣之後岡、高井台、子同樂寨以及濬縣之大賚店，皆曾發現卜骨之遺存。城子崖曰：

前後發掘兩次，共得卜骨十六片，皆破碎殘缺，最大者猶存牛胛骨之大部分，最小者只勝長六·五公分，寬二·公分，一小塊，全都沒文字。其中除去地面拾得之一片，六片屬於上文化層，三片屬於上下兩文化層間之混合層，六片屬於下文化層。

梁思永先生小屯龍山興仰韶一文述後岡中層文化遺存曰：

中層……興城子崖出黑陶的黑土層的情形相似，這層出土

主要器……卜骨。這些都是在城子崖下層最常見或最特殊的東西，包含它們的土層屬於龍山期，是沒有疑問的。三

吳金鼎摘記小屯逆西之三處小發掘文中侯家莊之高井台子一章曰：

並有卜骨，作龍山式。^(三)

劉耀河南濬縣大賚店史前遺址曰：

卜骨一塊，上面只有灼痕，比較小屯期的卜骨原始點。^(四)

同樂塞之發掘報告雖尚未出版，^(五)然發掘時作者曾經參加，在余所主持之H-104m坑中，確亦發現卜骨六版，皆有火號，而未經鑄鑒與小屯發現者有異。^(六)知黑陶時期之人使用骨卜，乃一極普遍之事也。

黑陶文化之分布雖廣，^(七)但就遺蹟遺物之情形觀之，其中心地點大約不出於今之山東。^(八)故黑陶文化者，東方民族之一種文化，骨卜之習俗者，東方民族之一種習俗也。此種東方民族於舊籍每以東夷稱之。太平御覽七二六引揚方五經鉤沈曰：

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

後漢書東夷傳曰：

殺牛以號，占其吉凶。

又曰：

灼骨以卜用法吉凶。

是東方民族之使用骨卜於舊籍亦可得而徵之矣。惟自地下發現及舊籍傳說觀之，此東夷民族只用骨卜，絕不用龜，實一至可注意之事也。

殷民族者，經近年諸多學者之考證，咸以其來自東方，與舊籍所稱東夷者約有支裔之關係。自自地下發現之遺蹟遺物觀之，所謂殷虛文化，亦正繼承黑陶文化而來。故殷人尚卜之習，亦明明襲自東方。不過於骨卜之外，更添一龜卜而已。

舊稱殷尚鬼，此觀於商書盤庚諸篇知其然。觀於殷墟出土之甲骨卜辭而益信也。蓋吾三四千年前之祖先，實為一迷信最深饒富宗教性之民族。彼輩深信在天之上帝，能支配人間之一切。已故之先祖能禍害福祐於其子孫。彼輩於一切事故，皆不敢自決，而必兢兢焉卜之於神靈。由甲骨文字觀之，占卜一事實為王朝最重要之綱典，舉凡朝野上下之大小巨細，無不取決於斯。黑陶時期之占卜，至於殷商既變為如此之重要，則進而對卜法加以革新，自屬極其可能之事。故占卜之事，在黑陶時期尚嫌方法過簡，鑿製過疏，無有規律，亦無卜辭。二二至於殷商則頓覺

方法嚴整條例井然且既卜之後每刻文字約而分之有兆辭數辭吉辭用辭叙辭命辭占辭驗辭數種二三又貞卜之史寫刻之官亦皆可顯示其對於卜事之鄭重彼對卜法既大加改革則於卜用資料亦必興以進一步之擴充因此吾人以為用龜貞卜或即始於殷人之擴充卜用資料也至於殷人何以於牛骨之外特選一種難得之龜所謂龜靈之一觀念究如何興起此為民俗學上之專門問題則尚有望於專科之學人也

二

殷代二三所用之卜龜究有若干此亦一至有興味之問題據余所統計四十餘年以來甲骨文之出土至少當有一。九六一。片之多。然此十餘萬片甲骨文中其甲與骨之數量分配若何則又不能不更作進一步之統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次發掘殷墟其所得甲與骨之數量如下：

次	甲	骨
一	1000	1000
二	1000	1000
三	1000	1000
四	1000	1000
五	1000	1000
六	1000	1000
七	1000	1000
八	1000	1000
九	1000	1000
十	1000	1000
十一	1000	1000
十二	1000	1000
十三	1000	1000
十四	1000	1000
十五	1000	1000
十六	1000	1000

河南博物館兩次於掘殷墟其所得甲與骨之數量為

甲二六七三

骨九八三

著錄甲骨文字之專書若殷虛卜辭及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其甲與骨之數量如下

書	名	甲	數	骨	數
殷契	卜辭	六四三	二二三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一〇一六	六七一		

此兩書之甲骨數目前者明記於序文後者甲骨分編皆易於統計此外各書則或拓印不清或剪裁難辨資不易精密計之今姑就其外形大畧估之如下

書	名	甲	數	骨	數
天壤閣甲骨文存		四五	六三		
鐵雲藏龜		九五〇	一〇八		
鐵雲藏龜拾遺		二一二	二八		
鐵雲藏龜之餘		三五	五		
鐵雲藏龜零拾		四一	五二		
嚴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六七	五八八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一七	二〇
甲骨卜辭七集	三一四	二一三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	八四	四〇
龜中獸骨文字	三六九	六五四
殷契遺珠	五〇	九五九
卜辭述纂別錄	二八	五九
董寬殷契徵文	三三〇	七九五
殷虛書契前編	一五六二	六六七
殷虛書契菁華	一三	五九
殷虛書契後編	七一四	三九〇
殷虛古器物圖錄	〇	四
殷虛書契續編	七一七	一二五九
殷虛卜辭	八九六	四七三
後岡出土之一片一辭	〇	一
甲骨文錄	三六〇	五六八
殷契粹編	三二〇	一二七五
郭中片初集	一二三	一二二
郭中片羽二集	四五	四八
殷契佚存	五七〇	四三〇
誠齋殷虛文字	一五七	三四三
郭齊藏甲骨文字	四	一八

關於甲骨文材料之已見著錄出版者除上海英國皇家亞細亞博物館藏甲骨文字甲骨卜辭相片拍根比舊藏甲骨文字甲骨卜辭拓片周漢遼賢書道傳古別錄第二集新獲卜辭寫本大龜四版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殷虛文字存真衡齋金石識小錄甲骨文諸書多為重出及殷虛書契萃菁一書尚未見到之外大抵已畧備於此其甲與骨之數量為

甲九七三三

骨九六一五

今更將以上所能知見之各種材料合而計之甲與骨之總數為

甲三六七八四

骨一三五七七

其比例約為百分之七三與二七倘以此比例推之於已出土甲骨共一九六一之數則其甲骨之分配約為

甲八〇〇一五

骨二九五九五

惟此所言之。九六一。片者乃指有文字者而言此外尚有無字之

甲骨為數亦頗不少。茲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至九次發掘殷墟所得有字甲骨與無字甲骨列表比較如下：

有字甲骨	無字甲骨	合計	
		有字	無字
一	五五五	五五五	一
二	五五五	五五五	二
三	五五五	五五五	三
四	五五五	五五五	四
五	五五五	五五五	五
六	五五五	五五五	六
七	五五五	五五五	七
八	五五五	五五五	八
九	五五五	五五五	九
總計	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六五五

觀表有字龜甲共四四。九無字龜甲共四一四九有字牛骨共一九七六無字牛骨共二三五一。有字甲骨共六三八五無字甲骨共六五〇。兩者均數量相若。惜此外材料甚少不能與吾人以更多方面之證明。蓋以土人盜掘非字不收賈人搜求亦每按文字論價故也。惟吾人發掘殷墟往往自本地工人口中知歷來被棄而不取之無字甲骨數量實多。又此外未經用過之甲骨原料亦頗不少。如董作賓先生新獲卜辭寫本後記曰：

聞之土人前數年村北河干曾發現一儲藏龜料之所大小數

百只皆為腹背完整之龜甲。(二五)

此種情況，在殷墟發掘時，亦常常遇之。如董文又曰：

此次發掘於第一第二兩區獲得骨版原料堆藏之所。又於三區中獲得已治成之骨版亦甚多。……所謂原料者，未經切錯

削治之大獸骨也。吾人得此等骨料至多可數百片。……已經修治光滑之肩胛骨版，所得凡二十餘片。(二六)

骨版如此，龜甲亦然。故李濟先生於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一文曰：

占卜以甲骨遺留下來的，以無文字記載者為多有文字者，不過十分之一。(二七)

今由數字上之統計觀之，無文字之甲骨，或不至如是之多。但其至少亦當與有字者數量相等，則可斷言。是無字甲骨至少亦當有下之片數：

甲八〇。〇一五

骨二九五九五

合有字甲骨與無字甲骨兩者計之，其數量當為：

甲一六〇。〇三〇。

胛五九一九。

甲骨多屬殘碎，其殘片有大有小，又每一整版甲骨之碎片，亦不定即全包括在此數目之中。又龜甲者碎片普通較小，獸骨較大。今姑以龜甲十片為一全龜，獸骨五片為一副胛骨。則殷代卜用之龜骨當為

龜一六〇。三

骨一一八五八

此乃最低限度之約數也。

三

殷代北方多牛，殷人種田，已知牛耕，二牛一人祀祖，每用牛祭，且用牛之多，每駭人聽聞。余書根據鐵雲藏龜等二十書及若干未經著錄之材料，二牛統計關於牛祭之辭，計祭用一千牛者一次，五百牛者一次，四百牛者一次，三百牛者三次，百牛者九次，五十牛者一次，四十牛者一次，三十三牛者一次，三十牛者十四次，二十牛者三次，十五牛者三次，十牛者五十三次，九牛者二十次，八牛者二次，六牛者八次，五牛者四十三次，四牛者九次，三牛者六十五次，二牛者四十七次，一牛者一百八十四次，未詳牛數及不言牛數者一百九十八次，祭用三百牢者一次，百牢者一

次五十五牢者一次，五十牢者三次，三十牢者五次，二十牢者三次，十五牢者三次，十牢者十四次，六牢者一次，五牢者二十九次，四牢者二次，三牢者七十七次，二牢者四十次，一牢者十二次，未詳牢數及不言牢數者一百一十一次。用牛最多者為千，用牢最多者為三百。倘余牢為一牝牛與牡牛之專稱之說（三）為可信，則九十七次共用牛至少當在九三七四頭以上。則殷代平時畜牛之多可想。（三）牛祭之後，除沈牛於河，埋牛於地，賣牛於火之外，其胛骨當存之以備占卜之用也。

至於龜，則並非古代北方之所產，而殷人卜用數量竟如此之多，則其來源實為一至有興趣之重要問題。李濟先生於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文中，有言：

殷虛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中確可指為原始於東方的為骨卜、龜卜、蠶桑業、文身技術、黑陶、戈、翟、戚、璧、瑗、琮等。確與中亞及西亞有關者為青銅業、牙、空頭鑄等。顯然與南亞有關者為肩斧、錫、稻、象、水牛等。（三）

李先生以殷虛文化為多元，此實一極重要之發現。吾人無論自殷虛發現之遺蹟遺物或甲骨文觀之，皆可知殷商文化之高，決不得謂之單

純，又可想像殷民族勢力之所及，決非如十餘年前一部分學者所稱之偏狹，其與較遠各地，必已有極發達之文化交通。李先生以殷虛出土品中，確可指為原於東方者，為骨卜龜卜，其說亦然。惟有應加補充者，即殷代之骨卜，乃直接承襲東方龜卜者，乃承襲東方骨卜之後，另加以擴充者也。而此龜之資料，實不從東方來。

武丁時卜辭中每言「貞龜」

丁巳卜貞龜

貞不其「貞龜」(庫六二四)

戊子「貞龜」(庫六二四)

「命」字，孫詒謨釋，讀為「臣」。(三三)葉玉森從之。(三四)王襄引華石斧說，釋「氏」謂通作「地」。(三五)商承祚從之。(三六)郭沫若釋「挈」。(三七)吳其昌以為「命」字在卜辭訓義甚廣，可以為動詞，可以為人名地名。(三八)唐蘭釋「氏」以為「氏」讀作「提」，提之義為「挈」。(三九)今案唐說是也。蓋以「字」形言，王華之說較為近是。以「字」義言，郭氏之說亦似不誤。惟「合」字，形字義通，所有卜辭觀之，則皆有微舛。卜辭有「盛」字作「盛」與「盛」，則「命」者自當為「氏」字無疑也。「氏」者疑或讀為「致」，卜辭言「致」。

戊寅卜方貞王往氏衆泰于囙（前七·三·二）

貞王勿令卑氏衆伐吾方（後上·一·一）

貞其弗其氏王臣（前七·一·一）

乙丑卜貞令羽衆（后）鳴氏中尹从的于叶事七月（前七·二·三）

二

曰氏王族从的于叶王事六囙（前七·三·八·三）

辛酉卜史貞羽氏出族从囙（前七·一·一·七）

戊午卜而弗其氏我吏母平（前七·一·一·三）

癸亥卜永貞臣克氏多白九月（前七·一·六·二）

貞卑弗其氏易御（後下·一·七·五）

戊辰囙貞翌辛亞三氏衆人由（前七·三·二）

諸氏字蓋無不用為提挈致送之義故氏龜者其義即為提龜挈龜致龜

也。

又甲橋刻辭言氏龜者多省去龜字如言：

邑氏（前二·七·七·背）

我氏（善齋藏）

虎氏卅。

我氏千史（十三次）

據余所考，此類刻辭所記，乃龜甲之來源。此將詳論於他處。三。因其記於龜甲之本身，故省去龜字。邑氏者，謂此龜為邑之所致。我氏者，謂此龜乃我之所致。虎氏卅，謂虎致龜四十，此其一也。我氏千者，言我致千龜，此其一也。豈則為記史之簽名。

然他辭又或言有來自南氏龜。

出有來自南氏龜。

貞出有來自南氏龜（十三次）

貞出有來自南氏龜（前四、五四、四）

言有人自南方來致龜也。或言龜不其南氏。

貞龜不其南氏（前四、五四、五）

言無人自南方來致龜也。由此觀之，是殷代之卜龜至少有一部分係从南方來者，則無可疑也。

他辭又或言西龜。

西龜一月（前四、五四、六）

此辭羅氏王氏在其殷虛書契前編以與數片用龜之辭編於一處。三二葉玉森亦釋西為用。三三然細審之字之下端明明向右曲轉作曲形確為西與用字之作用者迥殊。又甲橋刻辭亦有一條曰：

自西。（子齊藏）

夫龜而言西，記龜甲來源之刻辭言自西，則殷代卜用之龜甲必更有一部分从西方來者矣。

四

且殷代卜龜之來自南方西方，不特於卜辭有證，即在舊籍傳說亦可得而徵之。尚書禹貢曰：

九江納錫大龜。

釋文引禹云：納入也。案入納古通。金文內入同用。三三內即納。堯典出內朕命。史記作出入。又寅賤納曰：伏生大傳引作入曰。故禹貢此文夏本紀引作九江入錫大龜。唐蘭先生謂錫即漸錫。三三其說可从。詩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國語楚語

楚……又有藪曰雲連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

華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
今本竹書紀年周厲王元年。

楚人來獻龜貝。

莊子秋水篇。

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

史記龜策列傳。

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

又曰：

大史公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

此皆漢以前較古之史料，凡於龜之產地，則或言九江，或言淮夷，或言楚，或言江，或言江南，總之皆在南方之長江流域。又所謂納錫大龜來獻其琛，來獻龜貝，輸太卜官云云者，亦皆與卜辭所言之氏龜合。

又逸周書王會篇曰：

湯問伊尹：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正西……神

龜為獻。